

试就《圣经·雅各书》的翻译 谈谈关于翻译新概念

杨秀岚

(贵州教育学院 英语系, 贵州 贵阳 550003)

[摘要]过去人们在翻译严肃文学时,非常注重对原作的忠实,消极追求“形似”。而当今翻译理论将读者因素纳入了翻译过程,读者成了译文的检验者。本文就《圣经》前后不同时期的中文译本,阐述在翻译中不能消极追求“形似”,而应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即“功能等值”。

[关键词]圣经;形似;语境;等值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83(2000)01-0058-05

(一)

有史以来在欧美最畅销的一本书,并不是家喻户晓的奇情小说,也不是文豪诗人的精心杰作,而是由几十位先知和使徒在二千年以前写的《圣经》。大英百科全书这样记载说:“到1966年止,圣经已被译为240种文字及方言……”。

圣经由《旧约》与《新约》两大部分组成,《旧约》原文希伯来文,由39部书组成。《新约》原文希腊文,由27部书组成,《雅各书》为第二部书。笔者各有二部不同的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一为大家熟悉的《圣经》中文“和合本”(以下简称《合》);另一本是《圣经》“当代版”(以下简称《当》)。两部英文译本分别是《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以下简称《英》)和《The Living Bible》。这两部前后不同时期翻译的中文版圣经各有什么特点?当代翻译的新概念又是怎样在不同的翻译版本中得以体现的呢?下面,笔者拟就中文《雅各书》的翻译并参照英译本,来谈谈这些问题。

例1. Consider it pure joy, my brothers,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develops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must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James 1:2-4)

《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当》:弟兄姊妹啊,当你们遭遇各种磨炼的时候,都要以为是值得喜乐的。要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才会产生忍耐;而且还要坚忍到底,使你们在灵性上成熟和完全,没有缺乏。

收稿日期:1999-03-15

作者简介:杨秀岚(1970—),女,贵州教育学院外语系讲师。

参照《英》版圣经,不难看出,《合》版和《当》版不同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所说的“语义翻译法”(semantic approach)和交际翻译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区别,也即是说《合》版更注重对原作的忠实,处理方法带有直译性质(语义翻译法),译文略显生硬,如将“perseverance……”,译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他们成全完备……”,使人感觉晦涩难懂。而《当》版译文则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它在形式上不太受原文限制,比较自由(交际翻译法),处理方法带有意译性质。纽马克在谈论翻译时曾指出“是读者,是如何有效而恰当地给读者以信息。”美国语言学家兼翻译家奈达也曾指出,检验译文的重点,应放在“比较原语读者对原语信息的反应和译入语读者是怎么理解译入信息的。”并且“只有译入信息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的程度,才应当是最终成为衡量译入信息是否正确适当的标准。”因此,评价译作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的文学标准,而是把重点放在译作在译入文化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此,笔者认为《当》版的翻译更体现了当今翻译的新概念,顺应了新时代对翻译的新要求。

全 2. The brother in humble circumstances ought to take pride in his high position. But the one who is rich should take pride in his low position, because he will pass away like a wild flower. (James 1: 9—10)

《合》: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当》:若有卑微的弟兄被提升,当然要快乐;但若是富有的弟兄被贬抑,也要抱同样的态度。因为富贵荣华都会像花草一样衰残;

在这句中“……because he will pass away like a wild flower”,在合版中被译为“因为他必要过去……”。让人觉得不象中文,这种机械的对译不仅使语言晦涩,还有可能导致曲解原意。纽马克主张,比喻语言只有在译入语及其文化的比喻中得以再现时才有意义,如果不能再现,则只好转达它的意思。“pass away”在这这是“死”的委婉说法,相当于汉语的“逝世”,而非“要过去”的字面意思。如“他安详地逝世了”可译成“He passed away peacefully”。因此笔者认为,如将此句译为“因为他终会象花草一样衰残逝去……”也许更明白一些。

例 3. Every good and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coming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the heavenly lights, who does not change like shifting shadows. He chose to give us birth through the word of truth, that we might be a kind of firstfruits of all he created. (James 1:17—18)

《合》: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象初熟的果子。

《当》:每一样完善的恩赐,都是从天上,就是一切光明之源的天父那里来的。他永远不改变也没有丝毫变动的迹象。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藉着真理,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好象初熟的果实一样。

《合》版将“……who does not change like shifting shadows”译成“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由于《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所以笔者无法考证译者是如何忠实于原文的。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译者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各种方法,保证自己的译入语文本尽可能地少一些模糊,更全面准确完整地传达原语文本信息。而《合》版的这句译文,简直就让人不知所云。茅盾曾明确指出:“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内

容”。而译者在译这句话时，也许做到了字面的忠实，可“明白畅达”却差之远矣。而《当》版将此句译为“他永远不改变也没有丝毫变动的迹象。”就比较明确流畅了。所以，我们说在翻译过程中，当保留原文的字面意义不能传达原文的真正意义时，可以不惜改变原文的形象和比喻说法来达到“信达”的目的。

例 4. If anyone considers himself religious and yet does not keep a tight rein on his tongue, he deceives himself and his religion is worthless. (James 1:26)

《合》：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当》：又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谨慎自己的舌头，就等于是自己欺骗自己，他的所谓“虔诚”也算不得什么。

鲁迅先生曾说，在翻译时，一当努力求易解，一则保存原作丰姿。因此，在此句翻译中，笔者认为在译入语言有相应概念时，采用直译是比较明智之举。因为此时采用直译法，既不至于意思不清，又保持了原文的形象和比喻说法，实为鱼和熊掌皆得的上选。所以，笔者认为，《合》版用“勒住他的舌头”来译“keep a tight rein on his tongue”比《当》版的“谨慎自己的舌头”要高明几许。

例 5 Not many of you should presume to be teachers, my brothers, because you know that we who teach will be judged more strictly. (James 3:1)

《合》：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当》：弟兄姊妹啊，“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要喜欢指正别人，要知道我们为人师表的，将要受到的批评比别人更严厉。

《合》版将“Not many of you should presume(敢于；擅于；冒昧)to be teachers……”译成“不要多人作师傅”笔者认为这是译者没有联系语境，理清关系，导致的误译。英国语言学家 J. R. Firth 指出，言语只有依靠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才有真正意义。这里实际强调了语境与理解原文的关系。有时源语句子较长，难以理清关系，这时应联系语境去进行分析，弄清句子含义，不可只作字面猜测。这里，让我们参照一下《The living Bible》(published by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1986)的译句：Dear brothers, don't be too eager to tell others their faults……这样的译文就与《当》版中“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译法比较接近了。这样的译文在神韵处理和炼字上都稍胜一筹。

例 6. You want something but don't get it. You kill and covet, but you cannot have what you want. You quarrel and fight. You do not have, because you do not ask God. When you ask, you do not receive, because you ask with wrong motives, that you may spend what you get on your pleasures. (James 4.2—3)

《合》：你们念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当》：你们贪心，却得不着，就去杀人；你们千方百计去争夺，妒火攻心，就动干戈；但到头来，仍旧一无所得。其实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向上帝祈求。不过，有时你们求也得不到，那是因为你们存心不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求奢华宴乐。

众所周知，理解是进行翻译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就无从谈起翻译。《合》版将“you kill and covet(垂涎，贪图)……”译为“你们杀害嫉妒”实是缺乏对源语进行语法

分析,没有明确指代关系的误译,译文也不合汉语行文习惯,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保险起见,让我们再看看《The Living Bible》对此句的译法:you want what you don't have, so you kill to get it. You long for what others have, and can't afford it, so you start a fight to take it away from them. 这种译法和《当》版的译法就比较接近。让人一目了然。

此外,《合》版将“……that you may spend what you get on your pleasures”译成“……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由于译者没有译出“……what you get……”这个 spend 的宾语从句,使译句不仅不“达”而且连“信”都未做到。如直译为“要把你们所(求)得的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的话,至少还可以做到“信”。更进一步,如按《当》版译为“……为了满足自己欲望,只求奢华宴乐。”就“信·达·雅”皆备了。

例 7. What is your life? you are a mist that appea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vanishes. (James 4:14)

《合》: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只不过象一片微薄的云雾罢了,出现片刻,就无影无踪了。

《合》版翻译为达到形式和结构上的“绝对对称”,将“you are a mist that appea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vanishes”译为:“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个“少时”在这句中极易引起歧意,而且这里是用雾来比喻生命的短暂的,因此《当》版所译“……出现片刻……”就清楚明朗得多。奈达在论述形式和结构等值时,提出尽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复制原文”而不是“绝对对称”(……the message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should match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he different element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to reproduce as literally and meaningfully as possibl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original.)(Nida, 1964)。比如说将汉语“一贫如洗”译成“as poor as washing”,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就不知所云了。这时,就只有按目的语文化模式进行重新处理。如把上例译成“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对于接受者而言交际成功了,即所谓效果等值了。《合》版译文只注意在形式上与原文达到“绝对对称”,而忽略了译文的“效果等值”,这也是该译版的不足所在。

(二)

《合》版是早期翻译之作。而《当》版是由国际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1983 年 1 月才出版的。对照两种不同的译本,我们不难发现译家们在翻译《当》版时充分利用了翻译中的许多新概念作为指导思想。过去人们在翻译严肃文学时,普遍采用语义翻译法,即非常注重对原作忠实,消极追求“形似”,处理方法带有直译性质,过于机械。通过对《合》版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译者有时竟连起码的汉语的“通达流畅”都不顾,只管盲“忠”,字对字死译。这就难怪许多操汉语为母语的《合》版读者会有“看不懂中文,看外语反而明白些”的感叹。而《当》版在翻译过程中显然运用了一些翻译新概念作其指导思想。奈达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将读者因素纳入翻译过程,而且把它放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译文的检验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灵活对等”翻译理论中的“翻译检验法”。他的翻译理论完全以服务读者为中心目的,提出采用符合译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代替文化移译,译文必须使读者读来通顺。奈达根据自己翻译《圣经》的切身经验认识到,绝对的翻译等值是不可能的,他对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指接受语复制原语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等值。首先在意义方面,其次在文体方面。(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

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他又指出“译者必须努力求得等值而不是同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强调复制信息,而不是保留话语的形式。”(The translator must strive for equivalence rather than identity. In a sense this is just another way of emphasizing the reproducing of the message rather tha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form of the utterance……)(Nida, 1969)。奈达说:In any translation there will be a type of “loss” of semantic content, but the process should be so designed as to keep this to a minimum(1969)。语义内容尚且有损失,无法消灭的文化差异怎么能没有损失呢?语言既不是能万能,当然也不能消灭自身转换过程中的意义亏损和文化亏损。因此我们说《合》版的翻译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在汉语通达处理方面显得拘泥,不得体,生硬难以理解。(2)选词不够恰当。(3)词语搭配欠妥。这些问题都与译文未能遵循汉语行文习惯,机械对译,不以译文接受者为中心有关。我们说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但它决不是机械的,一对一形式的转换。因为语言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代表着一种民族的文化。不同语言在词义上,句法结构上,表达习惯上都有一定的差异,“绝对的等值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哪个民族使用哪种语言符号,就人的心理、生理和情感需要来说都是同一的,因此语言功能也是同一的。尽管同一种功能可能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如:“you flattered me”,译作“过奖”了是对等的,译作“你奉承我”就是非等值了。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译为“one cannot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这说明等值翻译必须确保在意义这一层次上,而不是形式上的对等,使两种话语的交际价值相同,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找最佳译语。而对《圣经》的翻译更应如此,因为《圣经》不只是描述上帝的活动,而且它还规定了人们处世所应遵循的原则。这就要求在翻译中更不能消极追求“形式”,而要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对等,让人一读就懂,使译文“必须符合接受语的语言表达习惯和社会文化特征,尽量避免翻译腔。”

参考书目:

- 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Ltd, 1988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84
《The Living Bible》, Published by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1986
《圣经》中文和合本
《圣经》当代版 国际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1996
《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对翻译等值问题思考》—《中国翻译》94. 1
《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

责任编辑:李印堂